

学是儒林吏是仙

——乾嘉学人邢澍著述考

张 东 平

有清一代，学淹古今，博通经史的大学者可谓不绝于史。余之同乡，金石学家、史学家、校勘学家、阶州邢澍，适逢乾嘉之世，以其精深广博的学识，深得时人推崇，影响深远。章学诚称“民思兹保，士念明师”^①，可为明证。然陇右偏于西陲，失于闭塞，以致近世之人多不知先生之名，叹惋殊甚！

1938 年，前辈学者冯国瑞先生辑邢澍诗文编成《守雅堂稿辑存》一书刊行。80 年代漆子扬、赵俪生、李鼎文等先生又对邢澍做过一些介绍，但过于简单，失于泛泛。本文试从邢澍生平、著述、学术思想方面做一介绍，以期在前人基础上能有新的发展。

一、邢澍的生平

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仝山，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759 年 7 月 22 日），卒于道光三年八月初八（1823 年 9 月 12 日），享年六十五。

邢澍少孤力学，博极群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十一岁时考中举人，回乡后在阶州龙山寺继续读书。一两年后，尚值弱冠之时，就“随计吏至京师”，开始了十年的游学生涯，在这期间，他一方面勤奋读书，为科举做准备；一方面结交当时之学者，

增广见闻。乾隆五十二年、五十四年，因友人年景鹤引见，两度设馆于和惠畴家。和惠畴，“系本长白，居辇下，先世多为大僚”^②，出身望族。然与邢澍甚为相得，主宾二人“情好甚笃”，暇时，“论经史疑义，乃人品邪正，政治得失之故”^③，使邢澍获益非浅。

乾隆五十五年（1790），邢澍得中三甲二十一名，与著名学者洪亮吉、桂馥同年。五十八年，出知永康县，从此开始了游宦生活。据《甘肃通志·传》卷六十八记载，邢澍“善治大狱，发奸摘伏，皆神效，而行政利人，有‘青天’之号，循声卓著，为上游所推重。”《永康县志·职官列传》也说邢澍“为政尚严肃，遇盗贼，必置重典，鼠窃屏迹，几于道不拾遗。市井无赖，具有名籍，有犯必痛惩之，不少贷。承累任闾冗后，得此肃清，风气为之一变。寻以考最，迁长兴。”

嘉庆元年（1796），邢澍三十八岁时，调任长兴县（今浙江乌程）令，历时十余年。在长兴任内十年间，邢澍修长兴县城垣、先农坛，建丰乐、平政二桥，浚石塘港，设留婴堂，兴九峰禅院，“凡有益于民者，捐廉俸为之倡，以次兴复。前后十年，百废俱兴。”^④嘉庆十三年（1808），张廷济至长兴访侄山，作《四至长兴美邢房师》，“胜绝长兴县，先生卧理余。酒浓村社近，花发讼庭虚。侍史工裁匀，山僧解致书。此邦古循吏，归鲍复何如？”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生活图景，思之神往，虽不乏溢美之辞，但邢澍之为政亦可见一斑。

这十余年可以说是邢澍一生的黄金时期。时逢太平，政简人和，得有余暇与当时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钱大昭、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阮元、张廷济等人相结识，彼此往来密切，或游于山水、或诗酒唱和，或醉心学术，忙于著述。正是这一时期的成就使邢澍得以称道于当世。

嘉庆三年，邢澍充任乡试同考官，张廷济于是科以头名中举。廷济，字叔未，浙江嘉兴人，著名金石学家，著有《桂馨堂集》、

《清仪阁题跋》等，是邢澍的入室弟子，二人相交二十二年，情谊深厚，有廷济所作《感逝诗》为证：“洒涕瞻遗像，云山莽万重。可能真化鹤，何处说登龙。许郑经难问，龚黄治不逢。只余魂梦里，风雨夜过从！”其诗序及注言：“（廷济）出先生之门，追随二十二年，合离不一，恩眷难名，思之心甚痛矣！”“客禾时，时放棹至清仪阁，与先君子谈话，欢若生平，今皆不可复得矣！”痛悼之情，跃然纸上。

邢澍工诗，又以金石之学名世，对张廷济影响极深。邢澍六十岁时，自京师南返，作《南旋诗草》，张廷济为之作序，其中有“廷济犹忆甫为弟子时，侍坐花香琴韵处，听论杜少陵《秋兴》、《诸将》诸作，语语各有心得，今犹佩之不敢忘。”诗作《立春日由嘉兴之长兴》中也说：“纵喜相逢肝胆露，那禁临别鼻心酸。且然官阁如椽烛，坐听论文到夜阑。”在邢澍的诗作中也可见到师徒二人共研学问的情景，“鸟迹蝌文屡费猜，娓娓终日倚深杯。笑余考字无多识，翻向门生载酒来。”^⑤不仅如此，邢澍还在生活上关心他的学生。廷济中举后连上春官不第，邢澍作诗开导他，“名迟官滞寻常事，且对青山共举觞。”^⑥足见师徒情深。

同年，邢澍考定长兴谢太傅安墓非衣冠冢，而实系改葬之处，遂重修谢太傅墓。一时间，阮元、秦瀛、钱大昕、吴兰庭、施希闰等人题咏不绝。阮元《谢太傅墓》“卓哉邢明府！吊古资前闻。功烈被生民，蘋蔡讵无分？”秦瀛《嘉庆三年，长兴邢明府考正谢太傅墓，并为葺复，诗以志事》“谁剪荒榛寻断碣，重劳贤令荐芳荪。”钱大昕《谢太傅墓，在长兴之三鸦冈，见于〈太平寰宇记〉，或疑墓当在建康，仝山明府引〈南史·陈始兴王叔陵传〉，证徙葬本末，作辨一篇，既确不可易矣。阮芸台，秦小岷诸君皆有诗，予亦继作》“考证争传明府文，祠田更得中丞续。”吴兰庭《长兴邢明府重修谢太傅祠墓》“河间明府古循吏，……前贤后贤遥相望。”

嘉庆十一年（1806），邢澍寓家秀水。十二年迁江西饶州府知

府，不久又迁南安府知府。次年，回乡扫墓，历时年余。自里归，仍寓秀水。此后，“因病赐告”，在秀水寓所养病著书。二十三年秋，自京师南返，一路得诗七十首，成《南旋诗草》。明年回陇右原籍，终老故乡。据《甘肃通志·传》卷六十八记载，邢澍回籍后，“沈静寡营，著书自娱”。

观邢澍一生，长年流寓在外，尤以京师、浙江两地为久，而这两地又是当时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文人，对邢澍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仕途上，虽一直在地方州府任职，以南安知府致仕，终未能入京任职，但却也未经什么波折，平稳而又不失雅趣地度过了一生，正如张廷济所称赞的，“学是儒林更是仙！”

二、邢澍著述考

据张廷济《感逝诗序》记载，邢澍作品有《全秦艺文志》、《金石文字辨异》、《长兴县志》、《寰宇访碑录》、《两汉希姓录》，辑佚《尸子》、《孙子》、《司马法》《守雅堂文集》、《守雅堂诗集》、《旧雨诗谭》，在当时皆已付刊。另据冯国瑞考证还有《十三经释天》、《关右经籍考》、《宋会要》之编辑、《金石札记》、等。现今确知刊行的有《关右经籍考》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藏有原郑振铎所藏嘉庆间刻本；《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有嘉庆壬戌刊本、光绪乙酉刊本，此外还收入《平津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行素草堂金石丛书》和《国学基本丛书》；《南旋诗草》、《守雅堂文集》各一卷，据漆子扬、王锸《守雅堂稿辑存·点校说明》，此二书北京大学藏有刊本，冯国瑞据此合编为《守雅堂稿辑存》于1938年刊行，然查今日之北京大学藏书，并无此二书，不知何故；《长兴县志》二十八卷，有嘉庆乙丑刻本；《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有嘉庆十四年原刊本，并收入《聚学轩丛书》。

《十三经释天》 此书未见传本，据张澍《养素堂诗集·留长

兴官署三日，将返吴门，录别邢侗山明府》有句“观象追甘德”，下注：“侗山著有《十三经释天》。”甘德即我国第一部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的作者之一，此处将邢澍比作甘德，可见张澍对其天文学成就是很为推崇的。《甘肃通志·传》亦称侗山“精天文舆地之学”。

《金石文字辨异》^⑦ 据其原书自序：“嘉庆岁在己巳，阶州邢澍考定金石，论辩其文字之异，著为十二篇。”可知此书当作于嘉庆十四年（1809），其时作者五十一岁，正是学术思想成熟期，且据《守雅堂稿辑存·望益轩记》云：“因病赐告，寓家于此（指秀水）”，故而闲暇甚多，遂作《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书后有当时金石名家何元锡序文。

全书依平水韵 106 韵，分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平声六卷，又分为上平声和下平声，各三卷，上、去、入三声各二卷。正文以单字为字头，每字下列出它在金石碑刻中的变体，然后用小字注明这个字形的出处，再引出含有此字的原文。然正如赵俪生先生在其《邢澍的生平及著述》一文中所指出的，本书的局限之处就在于未能结合声韵问题进一步考辨文字孳乳衍变的规律，而事实上汉字字形的变异与其读音有极密切的关系。如“乾”之为“干”，“漆”之为“柒”，“崇”与“嵩”之所以可通用，也与其读音相关。

综观全书，其体例精审，收字多而考订精当，有独到见解，实可“定真原，辨歧分”，故而为后人所推重。如《聚学轩丛书提要》所言：“近人《楷法溯源》，《碑别字》皆踵此书而作，先河之功，为益彰已。”

《寰宇访碑录》^⑧ 此书为孙星衍与邢澍合著。据张绍南先生《孙星衍年谱》卷下：“嘉庆五年，君四十八岁，返金陵省亲，属长兴邢大令澍刻《寰宇访碑录》。”当知此书在嘉庆五年（1800）时已撰成。孙星衍于嘉庆七年春二月有序。据此序，此书最早的资

料来自邵晋涵作三通馆纂修官之时，“檄取海内石刻，进之内廷，编书以续郑樵《金石略》，录其副本，举以相赠（孙星衍）。”其后二十余年，孙星衍又以所见所闻加以增补，“盖尝西游河华，北集神京，东揽三齐，南穷越纽。所至山川城邑，古陵废庙，或有残碑断碣，无不怀墨握管，拓本看题，录入兹编，岁有加益。足迹不到不处，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集好异，邮示所获，扩其见闻。若今王少寇昶、钱少詹大昕、翁阁学方纲、冯编修敏昌、阮抚部元、黄司马易、武大令亿、赵明经魏、何文学元锡皆为此学，藉以订正邵书，又增倍蓰。”^⑨正是经过二十多年辛勤努力，才搜集到了可称当时最为完备的碑石资料，然后交邢澍，由他“据筐篋所有，补其不备，删其重复”，^⑩编定体例，并最终刊行。

全书以年代排序，起于周而止于清，确切年代不可考者附于每朝之后。如周后就附有坛山刻石、比干墓题字等。每碑为一条，有小注，说明作者（书者）、字体、年月。如卷一，《琅琊台刻石》注：“李斯篆书，二世元年。”有的小注中还附有简短的考释文字，或注明流传情况。如卷一，《泰山刻石》注：“李斯篆书，二世元年。按，全文早佚，世所传者仅二十九字，旧置碧霞元君庙东壁，乾隆戊午岁毁于火。世间尚多拓本，故录存之。近泰安府城内东岳庙有翻刻本。”或判其真伪。如卷一，汉《王君残碑》注云：“篆书，中平二年。疑是伪作。”又每条末尾注明此碑现存何地或所据摹本为谁收藏。如卷一，《武都太守耿勋碑》注：“八分书，熹平三年四月。甘肃成县。”卷六，《苏舜元题名》注：“正书，皇祐五年正月。河南偃师武氏拓本。”

全书所收不仅限于碑刻，还有刻石、瓦当、题名以及拓本、摹本等。共计八千余条。与之相比，欧阳修《六一题跋》、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虽录有碑文，并有更详细的考证，但所收数量有限，不过四百余条，而与邢澍同时代的阮元所编的《中州金石记》也不过此数，更可见《寰宇访碑录》资料之广博，可称冠绝当时。而

此书可贵之处正在于提供了一份完备的金石资料目录，以备学者查检，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它的考释也精当而不繁复，体例编排科学合理，故可风行当时，当人称重。

《关右经籍考》^①（《全秦艺文志》） 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关右经籍考》残本十一卷，起自三代而终于隋。查卷首洪亮吉序文，与其文集《洪北江全集》中所收《全集艺文志序》实为一文，又据张鸿汀、王重民等先生考定，《全秦艺文志》当是初名，定稿刻印时更名《关右经籍考》，即《关》、《全》二书实为一书。

据洪亮吉序，此书当作于邢澍任长兴县令之时，即嘉庆初年。全书起自三代，终于朱明，以朝代分类，其下又各按《四库》细分，每书为一条，于书名下注明作者、章（卷、篇）数及所据出处、存佚等情况。如卷四《急就章解》，注：“曹寿，《新唐志》一卷。佚。”另有解题，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遍引史传，对作者详加考释，虽称完备但失于繁琐。第二部分案语，为作者自己的考释文字，在行款上降三格书写，甚为醒目。总的来看，此书能遍采史志私家目录，广引他书为证，查考篇目、卷数、作者、存佚，并对所收书的内容作了简要的说明，比之史志目录单列书名、著者、卷数，更有参考价值。尤其是那些已经亡佚了的书，邢澍能采集他书的琐碎材料，对其作比较全面的介绍，对于我们了解此书的原貌或大概情况，极有帮助。另外，书中所有引文都注明出处，皆有所本，便于查检原文。如《后汉书列传载记》，注：“孟冀，二十八篇。见《史通》。佚。《史通》曰：‘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正史篇》。”降三格续，“按，《班固传》以《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列传载记》为孟坚所作，刘知几又以为与陈宗、尹敏、孟冀等合作，未知孰是。”

正如洪亮吉所言：“是则经史子集，无不权輿于秦，举全秦艺

文，而天下之艺文已探其原；举全秦艺文，而天下之艺文又居其半。”^⑫是故，此书之成对学者查考学术源流、历代著述，实有莫大帮助，“为世不可少之书”。

《长兴县志》二十八卷^⑬。据邢澍自序，此书“始于嘉庆七年，逾年而志稿成，十年冬而剞劂完竣。”是书编成，得钱大昕、钱大昭二兄弟鼎力相助，“（邢澍）延请嘉定宫詹钱辛楣先生至署，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订旧之讹。”又“常与余商论，或秉烛至午夜。由是体例门类举《邑志》而更新之，而是书顿为改观。其戊辰以后，续修诸条，则宫詹之弟征君可庐先生所手定。”全书共28卷，29门，附类8门，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如鉴于历代行政建制不同，易于淆乱，遂“立《古今统属图》，系于沿革之后，以补前志所未及。”又将旧志中《名臣》、《武功》、《循吏》、《文学》、《隐逸》合为一体，按时代为次，而将《孝子》、《义行》合为《孝义》一篇。又因“金石文字可以考订经史，尤于地理有益”，故另立《碑碣》一门以记之等等。全书体例精严，内容广博，“海内推为善本”^⑭。

《两汉希姓录》六卷 此书是邢澍在姓氏学方面的惟一著作，可惜今已不存，仅有自序传世，得窥全书之一斑。宋人邵思著有《姓解》，其序言：“天生烝民，受之以姓。姓者所以别婚娶，厚人伦也。”可见姓的重要。而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至汉兴“不复行考姓之典，公侯子孙失其本系。”^⑮于是应劭作《风俗通·姓氏》篇，考订姓氏源流，然其说多甚牵强。如“尸出于封尸，阙出于阙党，於陵出于仲子，投壶出于晋卿”^⑯等。后世林宝、邓名世、郑樵、邵思等人皆有著述，然多有阙失。邢澍此书仿林宝《元和姓纂》之例，类分四声，篇次以《佩文韵府》为准，间有未载之字，据《广韵》、《集韵》。复姓附于韵末，别为一卷。对于名门世族，世人皆知的姓氏，不再推论，以避其繁琐，而对那些不常见的，有避改、自别、通字等变异的姓氏，即使不为人知，也细考

其流变。所引资料遍及史纪志传、金石碑铭、铜玉私印等等。

《守雅堂文集》、《南旋诗草》 1938年冯国瑞先生将二者合编为《守雅堂稿辑存》印行，今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校点本。书中收有邢澍仅存的考据文章和诗作，是研究邢澍学术思想及文学成就不可或缺的资料。

另据洪亮吉、张廷济、张澍等人记载，邢澍还著有《金石札记》、《旧雨诗潭》，编有《宋会要》，辑有《尸子》、《孙子》、《司马法》，今皆不传于世，甚至连一篇与其内容有关的记载也不可见，是为憾事！

三、邢澍的学术思想

邢澍一生藏书甚丰，洪亮吉曾作诗相赠，“君驼万卷归秦陇，可作陇右藏书家。”^⑦在“吟诗不已复著书”句下注：“官宅聚书三万卷余。”这些丰富的藏书正是邢澍渊博学识的根源。在《跋李翰蒙求》一文中，邢澍说要考订古人的错误并不难，“所贵乎博观而深思之”。正是在占有了大量感性材料之后，再经过大脑的再加工，“深思之”，才能从这些感性材料中提炼出那些闪光的东西。

在《武阶备志序》一文中，邢澍说：“余尝谓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唯其不固，所以不陋。”并举了一个例子，“吾乡人士患在沿习俗说，而不遵信说论。州城外有万寿山，有南宋人所撰碑，读之可知宋时城郭界址，及河渠迁徙情形，与众人言之，多疑而不信，信者唯一二人。”从这些话里可见邢澍一贯所本的求实，不迷信古人、抱残守缺，而重视实证的学风，也可见邢澍对金石碑刻的重视。我们知道邢澍在金石学方面有《金石文字辨异》、《寰宇访碑录》、《金石札记》等多部著作。在清末张之洞《书目问答》末附的《姓名略》中，将有清一代学者分十二类列名。邢澍列名于金石学家，亦可见其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

邢澍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寓居秀水朱彝尊故居后，题

其堂为“砚耕堂”，并作《砚耕堂记》以自勉。文中说：“然起家科第，解褐从仕，由邑而郡，逾二十年，至今谢客免居，而妻妾子女无饥寒之患者，良田君赐，乃所以蒙恩泽者，读书业文故也。”并教导后学，“命或不可知，然未见通博多才而穷饿于有道之时，如下农夫也”，“名堂之义，儿子辈倘能顾而思之乎？”殷殷之心，诲人不倦！直至晚年回籍，仍“著书自娱”^⑧。邢澍本着博通相资的思想，因不固而不陋，在学习中能学人之长，“仕而贤者与论治；处而贤者与论学，与论文艺；即释老之徒之能通其学者，亦兼与论释老。凡所以求益也。”^⑨正是这种谦虚好学，不固不陋的学风使邢澍在学术上获得了重大成就。“承侯瑾，阉駟之遗徽，开武威、陇南之筌路，蔚然为朴学大师。”^⑩

注：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与邢会稽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③邢澍：《守雅堂稿辑存·和惠畴诗稿序》，《守雅堂稿辑存》，冯国瑞辑，漆子扬、王锸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光绪元年赵定邦主修《长兴县志·名宦传》。

⑤⑥邢澍：《守雅堂稿辑存·张叔未解元，余戊午同考所荐士也。己巳秋初，奉访于新篁里，留饮清仪阁下，出所藏金石等物共阅，雅谈竟日，归而赋此以赠》。

⑦本文所据底本为《聚学轩丛书》本。

⑧本文所据底本为《丛刊集成初编》本。

⑨⑩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序》。

⑪本文所据底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嘉庆间刻本。

⑫洪亮吉：《全秦艺文志序》。

⑬本文所据底本为嘉庆十年刻本。

⑭光绪元年《长兴县志》乌程周学浚《序》。

⑮⑯邢澍：《守雅堂稿辑存·两汉稀姓录序》。

⑰洪亮吉：《守雅堂稿辑存·自吴江归，取道宜兴，舟次值同年邢大令澍

话旧即席赋赠》。

⑮《甘肃通志传》卷六十八。

⑯邢澍：《守雅堂稿辑存·望益轩记》。

⑰孙蔚如：《守雅堂稿辑存序》。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出版《西夏研究专号》预告

自1909年黑水流域发现西夏文书，至今已近百年；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了西夏研究专号，至今整整70年，仍为西夏史研究的必读书。国家图书馆是国内西夏文献收藏最丰富的所在。70年来不断有新的出土文献和研究成果。《国家图书馆学刊》继承以往传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将于今年5月份左右出版一期以西夏研究为主题的专号增刊作为纪念。增刊聘请馆长任继愈先生为顾问。内容以西夏文献及文物考释为主，兼及历史、法律、经济、宗教、艺术等领域，并编辑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联合目录，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成就。这是《国家图书馆学刊》继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与学术界合作源远流长的体现。

（容坤）